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季秋刚 组版:蒋培荣

如果爱和时光可以修复

□余慧

清明前回乡扫墓。在老家屋子里发现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,照片的背景是长江和南京长江大桥。照片有了磨损的痕迹,我将父亲的照片连同相框一并装好带回城,送去照相馆修复。

灰色合金的相框已经氧化变形,固定相框的螺丝也已生锈,我找出螺丝刀拧开螺丝,小心地揭开照片和玻璃粘连的部分,从相框取出照片。照片的边缘有了受潮的渍印,还好面部没有受影响。一天后,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将修复照片好的照片发给我,天哪,高超的修复技术,基本复原了照片的本来面貌,就连服装皱褶和面部细微表情也清晰可见。

这是一张半身彩色照片。照片中的父亲,当年只有40来岁的样子,风华正茂。父亲下颌偏方,脸型端正,用现在时髦话说,优秀的下颌线。当年的父亲很清瘦,脸上颧骨有些明显,面部轮廓清晰,也类似于现在所说的“骨相”吧。可能是对面光线太强的缘故,他眉头微蹙,眼睛看着前方。父亲的头发很茂盛,额头上飘着几绺,可能是被风吹乱的。父亲是单眼皮,不是当年流行的浓眉大眼型,但他的目光温和且有灵气。父亲曾开玩笑说小眼睛聚光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常年走南闯北使他比一般人更有见识和眼界。

父亲上身穿一件浅卡其色挑花对襟羊毛针织衫,是母亲手工编织的,做工精致,看起来像商店出售的成衣。父亲站在一艘游轮上,身体微侧靠着船舷,一只手扶着船舷。父亲身后,水天相接,一望无际,可能是阳光太强烈的缘故,江水白茫茫一片,远处的长江大桥桥身和标志性建筑的桥头堡隐约可见。

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个人彩色照片,也是最清晰最真实地体现父亲样貌特征的一张照片。修复师让父亲的容貌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,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我有些吃惊,有些恍惚。手捧父亲的照片,往事如电影画面般一幕幕闪过。我写这篇文章时,父亲的照就在手机里打开着,凝视着父亲的照片,我几次无法继续下去。

父亲离开我已经27年,早些年,他常常到我的梦里来,托梦给我,最近几年我已经很少梦见他了。或许是他在那边过得很好,又或许是我们过得很好让他放心了。

父亲离开时还没过50岁,正是一个成熟男人最好的年纪,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年轻时的模样。时间过去了很久,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,但时间再长也阻隔不了思念。

父亲的故事很长,一篇文章难以承载。父亲从小是个苦孩子,从小失去父爱,因为家庭贫困只上到小学毕业便辍学。但是父亲不认命,他聪敏好学,十几岁便参加工作,从村里生产队会计做到了国有工厂的负责人。父亲出身贫寒,但是乐观、自信,这也是他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。

父亲从小镇出发,走过了大半个中国。他爱拍照留影,我印象中江堰、乐山大佛都有过留影,可惜那些照片在时间的长河中流逝了。幸运的是,相册中还存有几张父亲的照片,是父亲留给我的珍贵记忆。除了这张彩色照片,其余都是黑白照片。

一张证件照,是我从父亲的工作证上取下来的。父亲去世后,我把这张照片送去照相馆扫描放大,镶在相框里,我就是捧着这张照片为父亲送行的。这张照片是当年标准的证件照,父亲身体微侧,穿着灰色中山装,中山装领子系着风纪扣,微微露出里面整洁的白衬衫领子,清清爽爽,格格正正。

一张我十岁生日时的全家福。在老家小镇上,小孩子十岁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日。父母亲重家庭观念,很传统,尤为重视这个生日。母亲早就张罗了一桌好菜,邀请了亲戚长辈一起庆贺。中午生日宴后,母亲给我和妹妹都换上新衣服,一家人去镇上唯一的国营照相馆,照了这张全家福。母亲一头黑短发,一身整洁素色布衣,怀抱着比我小六岁的妹妹,笑容很灿烂;父亲身穿四个口袋的便装,领子微敞,里面是母亲手织的V领毛衣,毛衣里面是白衬衫。我当年是短发,身上穿的是红白格的外套,从小镇唯一的国营商店里扯的布料,母亲请裁缝做的,我系着红领巾,手捧一束塑料仿真花。我的头微微侧着,身体靠向父亲的方向。父亲母亲当年40岁左右的样子,照片中的父亲母亲都还年轻,很精神。

一张妹妹十岁时的全家福。照片中的母亲依然笑容灿烂,头发还很黑,身穿一件浅色西服,内搭依次是浅色小圆领羊毛衫、衬衫。父亲是深色西服,黑白照片看不出是衣服是黑色还是藏青色,内搭V领羊毛衫、白衬衫。照片中的妹妹10岁,我16岁了,父亲母亲看起都还不老,但也有了些许岁月的痕迹。

那以后,我们家再也没有拍过全家福。我上大学后离开了小镇,在城里工作、成家。其间父亲生病、去世。如今,那个曾经依偎在父亲身边的小女孩已到中年,成为一个成年大男孩身后的母亲。

时间像一条大河,流逝的永远不会再回来。

现代先进技术将旧照片修复得如此逼真,可是那些流失的时光呢,那些清贫却有爱的岁月,那些单纯美好的亲情与爱呢,也可以修复吗?

江海采风

情感驿站

薄脸皮 厚脸皮

□梅莉

小友说她的同学忍者神龟昨天被骗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,忍者神龟在静安寺附近等人,过来一个中年女人说要帮她算命,且不由分说抓起她的手就要看。忍者神龟正想挣脱,又来了两个道士装扮的男人,要一起帮她看相算命。后又陆续围了两个。忍者神龟又惊又怕,就算一个吧。算好了竟然要一千九百元。此刻,她知道自己已上当受骗,最后给九百了事。小友为忍者神龟不值,说你不会跑吗,你不能打110吗,在静安寺这种闹市区怕啥呢?后来又一想,同学外号之所以叫忍者神龟,就是因为她脸皮特别薄,一说话就脸红,不懂得拒绝,所以才有这样糟心的经历。

话说又有哪个小姑娘脸皮不薄呢,害羞、胆小,不敢与人起冲突。有一年,女儿看同学都在寒假打工,她也想尝试一下打工挣点零花钱,就自己找了一家餐厅端盘子。早起晚归地站了三天后,脚背就红肿到不能走路的地步。第四天她说不想通过体力劳动挣钱了,不如教人弹钢琴挣零花钱开心。于是,没再去端盘子,当然也不要什么报酬了,三天活白干。我一听,就告诉她,你干一天活,商家也是要付你一天报酬的,三天应得的报酬应该要回来呀。她嗫嚅道,是我先不干的,当初他们告诉我,如果我先不干了,就不给一分钱报酬,如果是他们辞退,就按天计算,一天一百元。我说,这不是霸王条款吗?他们是欺负你呢,《劳动法》可不是这么规定的,走,我帮你讨薪去!

女儿说她很害怕吵架,有些不情不愿地跟着我,在我与餐厅主管交涉时,她更是躲到百米开外。后来,我帮她轻轻松松要回来三百元,顺便给她上一堂生动的维权课,有些事只要咱在理,不用吵架就可以解决问题。

其实,回头看,自己年轻时也是薄脸皮,不懂拒绝别人,怕与人争执,哪怕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也碍于情面违心地应允,领导批评一句,就会在心里复盘、难过好几天。慢慢经历了很多事,吃过不少亏后,才会变得厚脸皮起来。不想做的事,哪怕是好朋友也会干干脆脆地说“不”。被领导批评了,根本不会放在心上,他又不是我爱的人,也不是爱我的人,伤害不到我的。当然,天生不是泼辣之人,就算是有很大改变,真要与人不可避免地发生吵架之类的激烈冲突时,也是一副心“突突突”地狂跳,全身颤抖,没出息的怂样,但至少能据理力争、遇事不怕事了。

大概率薄脸皮会慢慢长成厚脸皮的,但差不多要熬至中年以后。厚脸皮和厚树皮一样,都是岁月的恩赐,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。所以,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撒泼打滚的中年妇女,却很少看到一个叉腰骂街的年轻姑娘。

放丝网

□低眉

旧时,渔民到海里张鱼,要用丝网。丝网哪有的呢?结。

结网用梭子还要用“帮”。梭子有木头的,也有竹子的。可以自己削,也有人专门制。“帮”也是块竹子,长方形。一般两三寸长,宽度不定。想织大网眼,“帮”就宽一点。

一般结好的网,上下总在一公尺五左右。放到水里,几乎一人高。长的话,有好几丈。密细密细的网丝,跟头发丝一样。雪白的网身,暗绿的网“纲”。结好的网,堆在屋角落头,像家里有一堆云。用的时候抱着走在海滩上,远看就像抱着一堆浪花儿。

放丝网是不乘船的。放网的时候,一头有根绳子,在捕鱼人手上。另一头不固定,有泡沫,泡沫上有个小竹棒,竖着三角小红旗儿。便于看,目标明确。网到了哪里,人都看得见。

这丝网,相当于捕鱼人在水里放的一个网风筝,随潮水漂流。涨潮,鱼向上游;落潮,鱼朝下游。水开始平潮了,鱼跟着水流向下。不承想,退路给网拦住了。

放丝网,潮水涨到人脚下,要能根据当日潮汛,判断水能涨多深。找一块只涨到齐人胸口的地方,把丝网放下去。水到了人站着的地方,大概有一公尺深,而还在往人脚下流。开始放网,放着,放着,水涨到有了十成。必须在这一段时间,完成布网的任务。

鱼上来是觅食的,还要跟着潮水走回头路的。

一般而言,放丝网张到的都是鲻鱼。鲻鱼嘴唇两边有个钩子,头钻到网眼儿里,本来退也是可以退的,只是那两个钩子让它退不出来了。是钩子,不是腮哦。在鱼嘴豁豁儿两边,自然长出来的。这两边各一个的两块骨头,要了鲻鱼的命。

丝网会缠住这两个钩子。鲻鱼拼了命地撞、蹦、跳,乱蹦乱跳,横冲直撞,企图逃跑,也没得用。丝网在水里是软的,它越挣,缠得越紧,网在身上就越多。还有鱼翅膀,本来游的时候掌握平衡,是张着的。可是只要它往网眼里一钻,肚子上也有翅,背脊上也有翅,全被丝网裹住了。

不用等到退潮,潮水就要往下落。人蹚着大腿深的水,眼见潮水这番情形,鱼已经上了差不多了,该回头的已经回头,要上网的鱼已经上了网,不上网的捉也捉不到。马上收网。

还有一些狡猾的鱼。它是经过这一段的,知道人有个网在这块。到了这块,往上一纵,打挺一个跳,飞到网那边去了。飞跃啦!逃跑啦!

这样的场景,非常壮观。只见,捕鱼的网有多长,网上的飞鱼就有多多。在同一个瞬间,一网的鱼,在纵跃。就像草原上开的茅花,飞扬。太阳光的反射下,一细片一细片的鱼鳞,银白银白的闪光。捕鱼人的心情非常激动:“这么多的鱼!要是不逃跑,该多好哇!”

潮水退了。捕鱼人有时候来不及捉鱼,连网连鱼一起装在袋子里,回家后慢慢理。把网从鱼身上理下来,鱼不受伤,网也不破。

趋浪,扁带儿,茅草叶子,眉头儿鱼,小黄鱼……海里的鱼如许多,为啥放丝网就只能张到鲻鱼呢?

跟鲻鱼的觅食有关。鲻鱼随潮水上来的时候,嘴都是贴着沙滩觅食的。沙面上澄下来的黄泥是鲻鱼的主要食物。鲻鱼觅食,在黄泥上留下痕迹。有经验的渔民,看到黄泥上落下鲻鱼的觅食痕迹,就能判断鲻鱼的斤两。鱼越大,痕迹的宽度就越大,有的痕迹竟然有五六公分宽,渔民判断这条鲻鱼有三到五斤。

放丝网很少能张到这种三到五斤的大鲻鱼。

在水一方 许聪摄

忆我的伯父薛逸

□薛向琴

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多少风流人物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我的伯父薛逸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伟绩,但他在我心中是颗璀璨的明星。他的品质与日月同辉,他的情操高山仰止。

“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”。在雉水之滨,通扬河畔,1928年,伯父出生在古镇东陈一个贫寒家庭。他童年随我的祖父学过竹器手艺,在布店当过学徒。但他穷且益坚,从小酷爱读书,少年时期克服重重困难在镇上私塾上学。1949年后,他在解放区政府赞助下,入如皋县东陈镇初中补习班读书。

1945年9月,他积极投身革命洪流,在新四军解放区任如皋东陈镇青联会主席,带领青年学习时事,开展进步文化宣传活动,带头参加对恶霸和坏分子的斗争。1947年9月,他考入国立南通农专,任学生会理事会副主席,在校内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,领导全校学生运动,参加上海市学联和宣传队工作。1949年6月,伯父怀着浓浓的家国情怀,毅然携笔从戎,考取南京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。从此,把自己的一生与党和军队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伯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,每次考核成绩总是名列前茅,被留校任教。1950年3月,重庆西南军政大学二总队挑选政治助教,经过考核,伯父从好几百名学员中脱颖而出,11月,被任命为军队大学警卫营文化教员。1951年4月,任重庆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文化教员。他满腔热忱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。在此期间,被评为该校一等劳动模范。1952年12月,因为伯父工作表现出色,业务能力强,调任哈尔滨工程学院任政治部社会经济学教授,同年9月入党。伯父理想信念坚定,始终对党忠诚,无论遭遇什么挫折,无论处在什么复杂的情况下,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书生意气”。1966年,伯父调到北京,在国防科委任政治部秘书处秘书。1978年4月,任国防科委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1982年10月,在国防科工委政治部研究室任正团职研究员;同年12月,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研究室师职研究员。1982年至1983年,伯父与他人合著《共产党教育讲话》书稿,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受到国防科工委政治部通报嘉奖。伯父离休后,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,关心军队现代化建设。1988年7月,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勋章。他长期奋战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,是国防科技战线宣传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。

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。他的友人借用范仲淹赞赏严子陵的句子来形容伯父。在“文革”中,伯父不改初心,不怕牵连,一如既往地关心被打成右派的友人。伯父不仅是信念坚定的军人,还充满人格魅力。他的妻子张瑞甄,是抗美援朝老兵。1951年结婚不久,伯父工作需要抽不开身,但他毅然送妻子跨过鸭绿江,参加抗美援朝。伯母离休前也在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。他们伉俪情深,有着良好的家风。伯父的两个儿子,都受到言传身教,酷爱读书,学有所成。大儿子薛亮,也是一名军人,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为党为军队培养航天员。老二薛充,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,很有艺术天赋。他的篆刻技艺很精到,一手好毛笔字,唐诗宋词信手拈来,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儒商。孙子孙女大学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发展,干休所大院的同事们都钦佩羡慕伯父这样的五好模范家庭。伯父对我更有天高地厚之恩。我父亲是伯父的二弟,因病去世得早,我兄妹四人靠母亲一人生活极难维持。当时伯父工资并不高,他将我接到北京,我在他身边生活了好几年。他对两个儿子是严父,对我却是慈父,充满怜爱。教我读书学习,给我温暖的生活,带我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,参观了许多博物馆,让我学到很多的历史知识,增长见识,拓宽眼界。我结婚后,丈夫因工伤事故,需要一大笔钱救治,他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援。我的堂兄薛充也慷慨解囊,一支持就是几万元之多,让我濒临崩溃的家庭渡过难关,有了生的希望,我的女儿也得以顺利完成大学研究生的学习,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2013年3月,伯父因病逝世,享年85岁,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组织上给予他很高的评价:“薛逸同志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的品德,永远值得大家学习、怀念,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!”

美丽的通扬运河横街而过,滔滔的河水孕育了古老的东陈镇多少莘莘学子、仁人志士,为国家为家乡增添熠熠光彩。伯父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,他是我心中永远闪光的明灯!

岁月物语

同学情谊

□范顺民

我和吴志刚相识于南通纺织技术学院校园,那是1964年9月的事,他是苏州人,我是南通户籍。无巧不成书,1968年毕业,我俩被分配至地方国营南通群力针织厂,并且住同一宿舍,彼此之间非常融洽。

谁知同厂工作不到两个月,一纸入伍通知让我走进军营,从此我们的交往全靠通信。在校时,志刚是班级高等数学课代表,他逻辑推理强,遇事不慌不忙,比较冷静,其实他最让我服帖的是俊秀的钢笔字和一手好文章。那时军人写信还是免资,一到部队,我就忙着给二老写信,二老都是文盲,他们让远房亲戚刚上初一的红小兵给我回信,28个字的回信,竟有4个错别字,干脆我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,也不指望他们回信。相反,和志刚的通信比较频繁,毕竟我身处千里之外,还是牵挂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的。

每当收到吴志刚的来信时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打开。当捧信在手徜徉字里行间时,每每内心洋溢着幸福。从志刚的信中我得知家乡的情况,群力针织厂的变化以及一些老同学恋爱、结婚生子的信息。每当星期天,我会拿着志刚的来信走向营房背后的山坡上,靠着大树坐下。这里极其安静,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,呼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,慢慢品味来信,觉得是蛮不错的享受。首先,志刚的来信从头至尾,字体俊秀工整,令人赏心悦目,书写上工整的一笔一画,实为他仔细认真的态度,不急躁、不敷衍、不马虎,待人待事尽心尽责,让我在小至日常生活,大到事业规划、人生走向,保持清醒冷静。在新战士中,我是第一个向连队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。

那是一个剑拔弩张的年代。在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大背景下,我所在的工程兵某部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眼放炮、挖坑道。因常有塌方发生,稍不留神就有战友在坑道开凿过程中受伤、流血甚至牺牲,但我和战友们越是艰险越向前。在施工现场,豪情万丈大唱革命歌曲,整天喊着号子,热火朝天打坑道,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志刚在信中大加赞赏,说这是和帝修反抢时间,工程赶进度。

和他通信久了,我就越能感受到是他的正能量。因为我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作业,衣服总是不干,他总像兄长一样吩咐我勤换衣服,保持干燥,不能落下病根。我被评为五好战士,入党当上班长,被部队党委嘉奖……他比我还高兴,鼓励我戒骄戒躁,继续前进。

吴志刚于1975年5月调苏州市电子局宣传科工作。1980年底调苏州日报社任记者,工作了近16年,调香港大公报担任驻苏首席代表、高级记者。他的文章大多我看过,不仅采访过名著名足球运动员容志行,还采访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中国政要李岚清、吴仪、王岐山(中新合作协调理事会中方主席)等。特别是他把第二故乡南通狼山、濠河风景名胜、如皋花木、海安百万雄鸡闯市场、如东海上迪斯科……在大公报上以整版篇幅向全世界介绍南通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。与志刚通信相处让我收益不小,事到如今,让我这个在国有企业一直干到退休的老人,也有20多万字的散文、随笔、时评、通讯……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,这让我从内心感谢志刚同学。多于他时常点拨,指导。

在我的眼里,志刚是既吃苦耐劳又识文写字。他为人诚实,待人接物通情达理,有理有节,与四邻八家相处融洽,谁家忙他都乐意去帮。用他的话讲。能帮人处且帮人。我刚结婚时,家里还没有电视机。南通市场也没有供应,我试着请他帮忙,他竟一口答应。那时候苏州、南通之间交通还是不大方便,等提到14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,得在苏州住一宿。我想就近找个便宜的旅馆,因当时我和妻子工资都不高,能省则省。谁知他很爽朗地告诉我,我早已替你安排好今晚客厅打地铺,晚饭早饭我们吃啥你吃啥,明天中午约上同学顾敬德,小店一聚算是给你送行。还未吃饭,都已暖在心头。每当回想此事,更让我惦念同学之间的亲情和友谊。

和志刚同学相遇相识,是前世修来的缘,已经快60年了。当下,虽说都已退休的我们,他居苏州,我住南通。遥远的距离,逝去的时光,都不会让真诚的友谊褪色。即使很少联系,依然是融融的爱,融融的暖。如今,志刚退休后还经常义务组织驻苏媒体记者开展走基层活动,义务给通讯员办讲座、做辅导,还为部队官兵讲新闻课,为的是提高基层业务通讯员的写作水平;我则每天早上到爱国拥军免费爱心粥那儿去当志愿者。各自忙碌,又相互牵挂,不用刻意回想,因为从未忘记。